

魚字



8
4
:

2

820 81
462
1 (5)



3 0527 2318 0

海鷗童話集

海鷗著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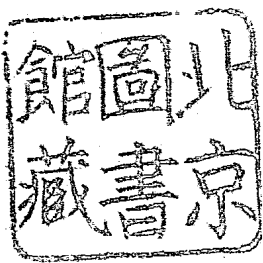
聰明的少女	一
白鵬	一五
勇敢的工人	二七
原告的婦人	三一
一個笨種的艷史	四三
長生不老的美麗公主	六一
趙高的兩個兒子	九八

930094



聰明的少女

老翁和老嫗死了，他們遺下一個年少的兒子，他既愚笨，而又窮苦。他的阿叔領他歸家，給他飲食，當他長成的時候，他命他看守羊羣。有一天，他的阿叔決意去試驗他的智力；對他說道：「這兒



你有一羣羊了，將牠們趕到市場裏去，使你與羊吃得肥起來，要給羊賣出現錢，然而羊數不可缺少一匹。」

「怎麼辦好呢？」孤兒想道：驅羊羣到曠場，坐在路旁沈思着。一個可愛的少女走過他的身邊，她問他道：「好青年，你想什麼呢？」

「我爲何不想呢？我的阿叔最後要拿陰狠的手段反對我這孤兒；他給我一種考驗，他痛苦了我的腦筋，使我難以解決。」

「他給了你什麼考驗嗎？」

「唉，你要知道；他說：『將一羣羊趕到市場裏去，使你與羊都要吃得肥起來，要給羊賣出現錢，然而羊數不可缺少一匹。』」

「哦，那算不得很狡詐的考驗。」少女答道：「剪去羊的毛將牠們賣出，便能獲得利益了，而且羊仍可以保守原數，你也能供養你自己了。」

青年謝了少女，照她所吩咐的去做了。他剪下羊毛，將牠們放在市場上賣去，仍舊驅羊羣歸家，將售得之錢給他阿叔。『好的，』阿叔對姪說：『但我相信這不是你自己的計謀，沒有誰教導你嗎？』

青年承認道：『自然這不是我自己的智謀，是一位少女走過告訴我的。』——『好！那麼你就娶這位少女做妻子吧。這是很有利於你的，因為你是一個孤兒，自己不特連一根杖連一塊石也沒有，而且智慧也沒有！』——『如果我能娶了她，我是很歡喜的！』姪對叔說。——『好！但你須爲我幹這件工作。把這穀帶到城中市場上去。若是你賣了這穀回至家中，我便給你娶那少女爲妻。』

因之，孤兒到城中的市場去銷售阿叔的穀，在途上他遇着一位磨機師——『你爲什麼到城裏去？』

「磨機師問。——我到城中市場上去賣我阿叔的穀。」——「我們一同去吧。」所以他們在路上同行，磨機師趁着肥胖的，棕色的馬拖馳的輕車，孤兒趁着瘦弱的，白色的牝馬拖馳的小車。他們駐紮一起，在曠野中過夜，縛住了馬，自管倒下睡了。同夜白色的牝馬產了一匹小駒。巨富的磨機師比孤兒醒轉得早，他看見了小駒，就趕牠到他的輕車底下。當孤兒醒轉的時候，雙方便因之起了爭執。孤兒道：「這是我的小駒，因為牠是屬於我的馬的。」那貪心的磨機師說：「不，這是我的，因為牠生

「在我的車下。」他們老是不息的爭論着，直待訴諸於法。當他們到了城裏的時候，他們就先到法庭去解決這件案子。審判官對他們說：「在這城中，我們有種特別的規例，凡是要上訴於法庭者，須先猜四種謎語。現在你們告訴我：世界上的何物是最有力與最快；何物是最肥；何物是最溫軟與甜蜜？審判官給了他們三日去猜測，並且還說：『如果你們戴着我的謎語，我就依法來評判你們；否則，請勿見怪，我是要趕你們出去的。』」

巨富的磨機師回到家中，告訴他的妻子，這件

事情如何的經過，審判官如何囑他們猜四種謎語。

「你所有的謎語都是很平常的呀！」磨機師的妻子說：「倘若他們問你世界上的何物是最有力與最快，告訴他們，我父親的一匹棕黑色的馬是最有力，而輕便敏捷，跑得比兔子還要快。倘若他們問你世界上的何物是最肥，你莫非不知道我們園中餵養的，兩歲大的野豬嗎？牠現在吃得很肥了，甚至走的時候連兩隻腿也拖不起來。至於講到第三種謎語——世界上的何物是最溫軟，——這尤其明白，是絨毛的枕頭了；你再也想不出還有什麼比牠溫

軟。倘若他們問你世界上的何物是最甜蜜，就說：「一個男子所有的甜蜜的東西，除了他的女人的酥胸外，還有什麼呢？」

可是孤兒走出了城市，坐在曠野的路旁，拷問他的腦筋。他坐下想着他的不幸；路旁的近邊又經過了上次所遇見的少女。「好青年，你爲何又要拷問你的腦筋了？」「你要曉得，審判官給了我四個難解的謎語，我們是永遠猜不出來的。」他將一切告訴了少女。少女大笑，對他說道：「去報告審判說，世界上最有力與最快的是風；最肥的是泥

土，因為牠培植一切，都能使牠生長起來；最溫軟的是手心，因為一個人要躺下的時候，總常常將手填在頭下的；至於說到最甜蜜的，再也沒有什麼比得上睡覺了。』可憐的小孤兒很謙和的向少女鞠了個躬，對她說：『謝謝你，你這最聰敏的少女啊，因為你救了我的極不幸的破產了。』

三天過去了，磨機師與孤兒出席法庭中，各人宣佈他所猜的謎語。國王正坐在長檯上，聽了孤兒的答言，他非常的歡心，便判決這件案子的得勝是屬於他的，磨機師則慚愧地被逐出法庭了。事後國

王對孤兒說：『這幾種答言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嗎？還是別人告訴你的？』——『老實告訴你，並非我自己想出來的；是可愛的少女指教我的呀！』——『她教得你真好，她一定很聰敏的。去，拿我的名義去告訴她，如果她是穎敏機智的，就請她明天到我面前來；不可步行，也不可騎馬，不可赤膊，也不可穿衣服，手上要持一贈品，但不可當禮物。倘若她能完全這項工作，我便要拿國王給她做總使她居最高的地位。』孤兒復去城中了，他又沉思得頭痛了，他對自己說：『我簡直不知用何法去覓得可

愛的少女；我所被囑咐要告她的是那種的工作呀！
『他想了不久，可愛的少女就從他的旁邊走過了。
孤兒告訴她，我的猜測如何使國王歡心，他如何要
親見少女自己，要試驗你的智慧，他如何要答應去
報賞你。少女想了一忽兒，於是便對孤兒說：『替
我去領匹長鬚的牡山羊，一面捉魚的大魚網，還要
捕一雙麻雀。明天早上我們在此地相會，倘若我得
到國王的報賞，我就將一半分給與你。』

孤兒應了少女的命令，辦到所需的一切，翌
晨，便在路旁等候着。少女出現了，她脫去了長背

心，將自己的全身包進長的魚網內；於是騎上牡山羊，兩手各執一麻雀，囑孤兒引路到城市。孤兒帶她到國王的皇宮裏，她彎了腰對國王說：『看呀，國王君主！我到你處來，既不步行，又不騎馬，既不赤膊，又不穿衣，而且我雙手所捏着的贈品並非禮物。』——『在什麼地方？』國王問道：——『在此地！』她給了國王活麻雀。他將要從她手中接去的時候，那麻雀便拍翼飛去了。『啞！』國王道：『你的智慧勝於我呢。住在我宮內看護我的孩子，我且給你豐富的報酬。』——『不，我的國

王，我不能承納你的慈惠的待遇，我已答應將我的一半報酬分給這位青年了。」——「現在要知道！你是機智聰明的；但對於這件事你恍惚了，你並不照理性去判斷。我給你一種高尚尊貴的大報酬；你爲何不能將此獎賞分一半與這位青年呢？」——「可是我如何能分配？」——「如何嗎？你這穎敏的少女啊！如果你愛了這位青年，就嫁他；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夫妻各得其半。」——「你真聰明了，啊，國王，我不和你多辯了。」可愛的少女道：因此，她便將孤兒當她的丈夫，雖說孤兒沒有

多大的智慧，然而他的心終還直率良善的，他就和他的聰敏的妻子滿足地，幸福地生活着。

白鴉

一位權高勢盛的太子娶了個美麗無匹的公主，
蜜月離別；於是他沒有機會去賞鑑她，沒有機會去
對她講話，也沒有機會去歡喜她。因為那時他正奉
命去遠路旅行，所以他就將他的妻子委在宮中人的

手中了。公主不停地哭着，太子給了她許多安慰，他勸告她不要離開巍峨的房間，不要和壞人來往，不要聽邪惡的說話，不要和陌生的女子結交。公主都願聽他一切的忠告。太子離別了，她將自己關禁在房內。她坐在裏面，寸步也不出門。

究竟她住在房內有多少長遠，這話不必去問，但有一天當她正坐在小窗旁邊用眼淚洗臉的時候，有個婦人走過她的窗沿。在表面上看來，她很坦白而和藹，她將她的肘節斜靠拐杖上，雙手托住了兩頰，用一種誘惑，溫柔的口氣對公主道：『親愛的

小公主，這是那裏的話，你真非要永遠煩惱着嗎？現在且從巍峨的房內出來望望美麗的世界，或者到小園中看看綠色的草木，驅除你的痛苦吧！」公主拒絕了她很久了，她甚至不留心去聽他的說話。但是最後她想到：『到小園中去走走是無妨的；至於經過小溪自然是件另外的事。』但是她不曉得這婦人是個女巫，她是來破壞她的，因為她妒忌她的幸福，所以公主和她到園裏後，聽她的狡猾，溫柔的說：『園中的山麓下緩流着一條蓄有清水的小溪，很好玩；你的意思怎樣？』又道：『天氣熱得很，

太陽如火的燃燒着，祇有這條小溪非常的涼快，非常的新鮮，聽聽牠的潺潺的聲音是多麼婉轉呀！我們爲何不下去洗個澡呢？」公主道：「廢，我不願，我不願！」但她自己想道：「爲什麼不可呢？洗個澡是無妨的！」所以，她脫下了衣服，跳入水中，她洗了不久，女巫拍着她的肩膀道：「現在變成一隻白鴨游泳吧！」可是女巫立刻穿上公主的衣服，極意的裝飾起她自己，坐在公主的巍峨的房內等待太子，當小狗叫吠，小鈴震響的時候，她就奔出去迎接他，抱着他的頭頸，吻他，溺愛着他，太

子很歡喜，因為他還是初次伸出手臂去摟她，從未注意到他面前站着的並非他的妻子，乃是一個惡女巫。

那時可憐的鵬却居住明潔的水中，生牠的蛋，孵育小的。一胞三胎，兩個很優秀，但第一人是小產。她的幼雛變成小孩子了。她養他們長大起來，他們沿着河邊行走，捉金魚，收集爛布，縫補他們的衣服，跑到岸上看看草原。但是母親對他們道：『我的孩子們，不要去那邊啊。那邊有惡女巫的，她已經摧殘了我，現在又想摧殘你們了！』可是孩

子們不聽母親的說話，今天他們在草地上遊玩，明天他們馴着螞蟻走得更遠了，一直走進太子的宮內。女巫知道他們的天性的，便切齒痛恨起來，但她表面上裝得很和氣，叫孩子到小屋中來，給他們好的食物，美的飲品，使他們安睡，吩咐她的人在天井中生起火，上面擺隻鍋子，磨利她僕刀。兩個弟兄去睡了，不過那個小產的，母親當吩咐他睡的時候抱他在胸間，免得受了寒氣。因之小產的沒有睡着，他聽見了一切。夜裏女巫走到房門口說：『你們都睡着嗎，小孩子？』於是小產的就代他的兩

個弟兄答道：「我們並沒有做夢呀！」但是腦裏想着，你要我們全數的生命！——楓葉枝的柴堆燃燒着，鍋子的水沸騰着，鋼刀磨利着。——「他們沒有睡着啊！」女巫說完，從門口走開了。走了不久，她又回轉頭來到門口，問道：「你們都睡着嗎，小孩子？」小產的從枕頭底代他的兩個弟兄呼喊道：「我們沒有做夢呀！」但是腦裏想着，你要我們全數的生命！——楓葉枝的柴堆燃燒着，鍋子的水沸騰着，鋼刀磨利着。——「爲何老是常說一樣的口氣的啊？」女巫想：「讓我來望一望。」她

很輕的開了門，望進去，看見兩個弟兄都熟睡着，於是她就殺了他們兩人。

翌晨，白鵬開始尋覓，呼喊她的兒子了，可是她的可愛的小孩子們並不因她的呼喊而回來。她的心中便充滿了惡預兆。她戰慄地飛進太子的天井裏。在天井裏她看見她的兒子慘白冰冷地躺着。她飛下去了，撫抱起他們，拍起她的小翅膀，在她的
小孩四圍盤旋着，且用母親的口氣哭道：

「呷啦，呷啦，我親愛的寶貝！

呷啦，呷啦，我掌上的明珠！

我在悲哀與恐怖中提帶着你，

我用痛苦與眼淚撫育大你，

黑夜使我難睡眠，

一切食物都乏味——啊，因為你。」

太子聽了哭聲，喊女巫到他身邊，問她道：「

夫人呀，你會聽得這哭聲，這不是常聽得的哭聲嗎？」——「你腦中這樣想像而已！我的僕人們，把那隻鵬從天井中趕出去吧！」他們開始驅逐了，但是她依舊盤旋着，重對她的孩子們道：

「呷啦，呷啦，我親愛的寶貝！」

呷噉，呷噉，我掌上的明珠！

老女巫呀，你是毒蛇，

老女巫呀，你是禍根，

毒蛇藏匿無處尋；

奪去你父親，

你父親，我真正的男人；

她拋我們在奔流的小溪中央，

使我變成了白鵬，

享她的幸福，啊，多麼荒唐！』

皇子覺得事情有些不對，他便喊道：『把那隻

白鴨帶到此地來！」他們都急急照命去辦了，可是白鴨盤旋的飛着，沒有誰能捉住她。末了，太子自己走上洋檯，她即飛到他的手中，落到他的腳上。太子小心的抱着她的小翅膀，說道：「如果你是株白楊樹，就站在我的背後，否則，你如果是個美麗的小姐，就站在我的面前！」剎那間，白鴨變成從前的美麗公主的形像，告訴他們如何能從喜鵲巢中得着貯有能說話能活命的水。她把活命水澆到她的孩子們身上，他們便顛動了；旋則她又澆上能够說話的水，他們開始講話了。太子忽然望見他的衆家

人都圍在他的身邊安全無恙，並且大家聚在一塊，快樂地生活着。

可是女巫呢，受了太子的命令，縛在一匹馬的尾巴上，讓牠拖到曠野裏去。空中的飛鳥啄食她的皮肉，天上的狂風吹散她的骨頭，她的足跡便從此消滅了。

勇敢的工人

有位少年到一磨機處服務。磨機師囑他將麥好
好放進戽斗裏，可是工人不懂如何去處置，便把麥
撒散磨石上了。磨機轉動着，所有的麥往四邊飛
揚。磨機師回來看見四邊飛揚的麥，便辭了工人的

職。工人回家自想道：『我在磨坊裏服務尙未久呢。』他且走且想，在村中迷途了。他閒步矮林中，彷徨着，彷徨着，直等他走到了一條河，河旁有所空磨坊，他即決意在磨坊內住夜。

黑夜來臨了；工人不能在空磨坊內安睡；他靜聽各種的沙沙聲響，剎那間他似乎聽得有人向磨坊而來。可憐的工人嚇得半死不活的驚起來，躲進屏斗裏。三個人走入磨坊。從表面上看來，知道他們不是善類，乃是強盜，他們在磨坊內點起火，開始分配所劫掠的財寶了。有個強盜對別的說：『我要

將我所擄掠得的放在磨機下。』第二個說：『我要將我所擄掠得的放在輪盤下。』第三者道：『我要將我所擄掠得的藏在戽斗裏。』可是少年的工人是躲在戽斗裏，他想到：『誰也沒有死兩次的，但誰都有一次免不到要死，我驚異着我能否嚇走了他們，讓我來試試看。』於是他從戽斗裏站起大聲叫道：『阿六，你到那邊去；阿大，你在那邊留着；還有你，年紀較少的，看守住那邊，我則霸住此地。阻攔住他們，不要讓他們走，殘忍的打他們一頓。』強盜大駭，拋棄了他的財寶，踵趾相接地

逃走了，工人取了他們的貨物，攜回家中，便成大富。

原告的人

從前有一個老嫗和一位老翁。老嫗並不是壞人，可是她有種惡脾氣——他不知如何去約束她的口舌。無論她丈夫對她講的話，或是家裏發生什麼事，她就要宣佈到全個鄉村中了；甚至她所報告

的要增加一倍，因此這事永不會發生效力了。老翁常常譴責她，叫她償還口舌之過。

有一天，老翁到林中去採柴了。當他正走到樹林的邊境時，他的脚在一塊地方陷入了泥中。「這是什麼道理啊！」老翁想道：「現在且讓我來掘一下，也許會運氣好掘出些東西來的。」他掘了幾次，看見埋在地下的是隻小釜，裏面滿貯着金和銀。「啊，我現在的運氣多麼好呀！可是我拿牠來怎麼辦呢？我不能瞞我家裏的好女人的，可是，如果我告訴了她，她便要對全世界的人洩漏出我的倖

運了，那時待我懊悔見金後不嚴守秘密，已經遲了。」

老翁深思着去處置這批財寶，最後他才決定如何辦法。他埋了這批財寶，上面蓋着一網柴，往城裏去了。他在市場上買了一尾活的梭魚，一隻活的兔子，回到樹林中，將梭魚掛在樹梢上，攆兔到溪邊，將牠放進魚籃內，攔在淺水上。於是他鞭着他的一匹小馬，歡心的趕到他的茅屋。「夫人呀，夫人呀？」他喊道：「好運臨到我了，我甚至難以拿言來形容呢！」——「親愛的丈夫，是什麼呀，是

什麼呀？你爲何不告訴我？」——「那是件好事，你會宣佈給大家聽的嗎？」——「我決不對任何人言。如果你不相信，我可對天發誓的。」——「好，好的，聽我說吧，老婦人！」他彎着背向她耳旁低聲道：「我在樹林間掘着滿釜的金銀了。」——「那麼你爲何不帶到此地來呢？」——「我們最好兩個人一道去攜牠歸家。」老翁和老婦同去樹林中了。

他們在路上走，老翁對他的妻說：「老婦人，我從前會聽得人家說，魚能生長在樹上，獸能居住

水中的。」——「丈夫啊，你想那種念頭嗎？現在的人大都是撒謊的。」——「你稱爲撒謊嗎？那麼你來自己看吧。」他指着掛有魚的一株樹。這是什麼怪物呀？」老婦人呼喊道：「那梭魚自己會上去的嗎？別人對你講的畢竟是真話嗎？」可是老翁站在那邊，搖搖他的頭，彷彿他親眼看見也不相信。

「你爲何不勸地站在那邊啊？」老婦人問。「爬到樹上去，將梭魚取下來作爲晚餐吧！」因此，老翁取去梭魚，同往前走。他走到溪邊說：「你望着我的魚籃內有些東西在掙扎着呢。我要去看看究竟是

什麼？」所以他跑着，望進魚籃內，便呼他的女人道：『老婦人，到此地來看看！一隻兔子跳進我們的魚籃裏了。』——『那麼人家對你講的一定是真的話了。快點抱牠走來，作我們節日的午餐呀。』老人攜了兔子，直向埋藏財寶之地而去。他搬去了柴，掘了很大很深的洞，從泥中拔起釜子，他們攜回家去了。

老翁與老嫗大富了。他們快樂地生活着，老嫗却祇能消費；她每天請客，陳設酒席，用度要超出他的丈夫。老翁誠欲矯正她，『你變得怎樣了？』

他喊道：『你不能聽我的說話嗎？』——『不要命令我！』她道：『我和你一同尋着財寶的，自然也應該快樂的。』老翁忍了好久，最後對老嫗直說道：『你儘管奢侈吧，我再也沒有錢給你化了。』但老嫗立刻鄙夷藐視着他。『我知道你的用意了。』她高聲呼道：『你要保藏起你自己的錢，你這惡棍，我要趕到你死地去。你的孽錢是沒有好結果的啊。』老翁譴責她，但老嫗把他推在一隅，直向知事去控告她的丈夫了：『我要求大人的憐憫，准我反抗我的不中用的丈夫。自從他發見財寶以後，他

就不能生活了。他不能工作，只把寶賈的光陰耗費在喝酒與遊戲中。知事，請你沒收他所有的金銀吧。唉，萬惡的金錢竟害人如此！」知事很可憐老嫗，便差他的高等書記官去審判他們夫婦。書記官聚集鄉村中的長老，對老翁說：「知事差我到你處來，囑你將所有的財寶交在我手中。」老翁祇是搖頭。「什麼財寶呀？」他說：「我沒有的得我的財寶。」——「不曉得嗎？你的老嫗正哀告知事，朋友，我告訴你，若你不認，你是要吃苦的。如果你不願將你所有的財寶奉給知事，那麼便將你所獲

得的記在帳簿上，不必報告政府。」——「可是，先生，我請求你原宥我！你所說的究竟是那種財實呢？也許我的女人在夢中看見的吧！她對你講的是一束謊話，而你却聽了她。」——「謊話！」老嫗嗚咽道：「這不是謊話，這是滿貯金和銀的一隻釜啊！」——「老婦人，你神經錯亂了。書記官，我求你原宥。對於這件案子，你須詳細盤駁她，倘使她能證明的話，我願立刻答應沒收我的一切財產。」——「你以為我不能拿證據來反抗你的嗎？你這惡漢，我可以證明的。這件事是這樣發生的，書記

官先生！』老嫗開始說道：『我記得十分清楚。我們回到樹林中去，那時我們望見樹上有條梭魚。』——『一條梭魚嗎？』書記官對老嫗喝聲道：『你不是在愚弄我嗎？』——『不是，書記官先生，我並非愚弄你，我是說真話啊。』——『啊，先生！』老翁道：『如果她再接續下去講這種廢話，你怎麼能相信她呢？』——『你這鄉愚，我所說的並非是廢話，我是說真話的。』老嫗道：『你忘記了我們在河中獲得你的魚籃裏的一隻兔子嗎？』——一般長老大笑不已，甚至書記官也微笑着，摸摸他的

長鬚鬚。農夫又對他的妻說：『少說說吧，老婦人。你不看見大家在笑你嗎？可是，諸位先生，現在你們也知道我的女人的話難以爲憑了。』——『對啦！』長老們同聲應道：『我們在這世界上也活得長久了，但從未聽說兔能居在河中，魚能游泳樹上。』書記官不能察出這件案子的蘊底，便一揮手離開了會場，往城裏去報告知事了。

大衆都笑老嫗被駁得啞口無言，祇是聽着她的丈夫；丈夫則將他的財寶去買貨物，到城裏開始營商了，拿他的貨物去換銀錢，後遂順利致富，終身

安樂。



一個笨種的艷史

從前有一對年老的夫婦，他們生有三個兒子；兩個很聰明，但第三個却是笨種。老婦人是愛頭兩個的，而且非常寶貴他們；可是笨種的要常受嚴厲的待遇了。他們聽得國王有張佈告說：『誰能造一

隻會飛的船，我願將我的女兒——公主——嫁給他做妻室。」大的兩個兒子決意要去尋找他們的伴運，便求父母給他們祝福。母親遂預備好他們旅行的東西，給他們上好的糧食，又給了他們一罇酒。那個笨種要求父母讓他也去，他的母親告訴他說是不可去的。「笨種，你要往何處去？」又道：「狼要吃你的呢！」可是常唱着：「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他的母親被他唱得沒有辦法了，所以便給了他一斤乾麵包，一瓶水，即速從家裏趕他出去。

行行復行行，笨種最後碰着一位老人，他們彼

此很是投機。老人問笨種道：「你往何處去啊？」
——「現在你知道嗎？」笨種道：「國王答應我們要貢獻他的女兒給一個能造飛船的人呢！」——「那麼你能造這樣的船嗎？」——「不，我不能，不過他們能使我知道在某地方罷了。」——「所謂某地方者是在那兒呢？」——「祇有天知道。」——
「好，既然這樣，就坐在此地吧；休息帶吃一點，取出你行篋中的糧食啊！」——「我不能，我很慚愧告訴你的糧食。」笨種道：——「不在乎的；取出來吧！天所給與的，自然是好吃的。」笨種解開

他的行篋，很不相信老人會看得起；但一看那裏是乾麵包，却變了白饅頭和潛水鳥的香肉，他便將這些食物給老人吃。他們共同吃着，老人對笨種道：「走進叢林中間去，朝着第一株樹，繞身三次，用你的斧頭將樹劈一下，然後暈下將你的臉伏在地上，直等醒轉來為止。那麼你便可以看見一隻完工的船了。坐進去，隨你要飛到何處去；但須收拾你在路上所遇見的一切。」因之，我們的笨種祝福這位老人，離開了他，往叢林中去了。他走到第一株樹旁，照他所吩咐絲毫不錯地做去；他繞身三次，

用他的斧頭將樹劈一下，睜下將臉伏在地上，於是睡着了。不久便有人來催醒他。笨種站起來，望見一隻已經完工的船，他並不多想，就坐進去了。那船果然飛上天空。飛行又飛行，他望見着：路旁有個人，傾斜他的身體，側耳在潮濕的泥土上。「好天氣呀，叔叔！」——「好天氣。」——「你幹什麼嗎？」——「我在聽什麼東西經過地球啊。」——「到船上來坐在我身邊吧。」那個陌生者便答應了他，所以便坐進船內，他們往較遠去飛行了。飛行又飛行，他又望着：一個獨脚跳行的人，緊縛他的

另一隻脚在耳朵上。『好天氣呀，叔叔；你爲什麼要獨脚跳行呢？』——『爲何不？如果我放鬆了那另一隻脚，我便可以一步跨過半個地球了。』——『來和我們坐在一起吧。』那人坐下，他們又飛行了。飛行又飛行，他們又望着：有一個人執槍瞄準着，但究竟瞄準什麼，他們却看不見。『好天氣呀，叔叔，你在瞄準什麼嗎？連一隻鳥也沒有呢。』——『什麼！我是射擊一條短的線啊。我能够射一鳥或是一獸在三百英里路遠的地方。那便是我所說的射擊！』——『和我們坐在一塊吧。』這個射

擊者也和他們坐在一處，他們又飛行了。飛行又飛行，他們又望着：有個一人他的背上背着袋麵包。『好天氣呀，叔叔；你往何處去啊？』我去取些麵包來當午餐。』——『可是你的背上已經背着一袋了！』——『這話不對！我要預備一個月沒有糧食吃的時候呢！』——『來和我們坐在一處吧。』貪食者坐進船內，他們又往遠處飛行了。飛行又飛行，他們又望着：有個人在湖邊徘徊着。『好天氣呀，叔叔；你是找尋什麼啊？』——『我口渴，但我找不到水。』——『可是你面前有這樣大的湖，

你爲何不喝呢？」——「這話不對！那一湖的水還不够我喝一口啊！」——「那麼和我們坐在一起吧。」他坐下，他們又飛行了。飛行又飛行，他又望着：有個人在森林間行走，他的肩上荷着一捆柴。「好天氣呀，叔叔；你爲何要在森林間尋找柴啊？」——「可是這不是普通的柴呢。」——「那麼是屬於那種的？」——「是這樣的一種：如果你撒開牠，全師軍隊會勃興起來的。」——「那麼和我們坐在一塊吧。」他和他們坐在一起，又往遠處飛行。飛行又飛行，他們又望着：有個人負着一捆

稻草。『好天氣呀，叔叔；你的稻草背到何處去啊？』——『背到鄉村裏去的。』——『莫非鄉村中沒有這點稻草嗎？』——『不是，這種稻草是特別的：如果你在夏天的烈日下撒開，冷氣馬上就會透進，一時霜雪交加了。』——『那麼你可和我們坐在一起嗎？』——『謝謝你，可以的。』不久他們飛進國王的天井了。國王正坐在桌邊；他望見飛船了，非常驚異，便差僕人去問飛行者是誰。僕人走進船中一望，即回出告訴國王說：那飛行家是個貧窮的農夫而已。國王埋頭沉思了一會。他不歡喜

將他的女兒嫁給一個普通的農民，因此便思索了一回，如何去逃脫這個卑下的女婿。他思索着：『讓我來給他許多痛苦的工作去幹幹。』所以他即速下了召喚笨種的命令，在大王聖餐以後，叫他去辦一種有生命的，能唱清歌的流水。當國王將這命令告訴僕人時，笨種碰着第一個同伴，（就是說那個聽什麼東西經過地球的人。）聽得國王所說的話了，便將這消息告笨種。『現在我將怎麼辦呢？』笨種道：『即就找尋了一年，尋了一生，我也永遠尋不到這種水的。』——『不要害怕！』快脚人道：『

我們代你設法吧。』僕人來了，宣告國王的命令。笨種道：『說我能去取來的，』於是他的同伴放下他的耳朵上的一隻腳，遠跑了，轉瞬間，他吸取了地球末處的，有生命的，能唱清歌的流水了。他說道：『我須趕快回來才好。』但却坐在水車底下睡着了。國王聖餐將畢，他尚未醒轉，大家都等待着，全體的人也因此不安起來。第一個同伴把身子彎在地上聽了一會。——啊喲！你不是睡在水車底下嗎？於是善射者持起他的鎗，往水車門發了一響，快脚人聽了他的槍聲，便驚醒了。他拚命奔

跑，剎那間他就帶了水回來。國王這時尙未離席，他的命令不能十分成功了。但是笨種所幹的並不生效力，因此，又施行別種的苦工。國王囑付他們對笨種道：『你是有機智的，現在請求你告訴我如何辦吧！你與你的同伴一定要在一餐內吃完二十隻燻牛和二十大斗烘麵包。』笨種有些恐怕了，他說道：『我在「餐內連一塊也吃不下去呢！』貪食者道：『不要怕，給我吃還不夠啊。』僕人進來傳達國王的命令了。笨種道：『好的！讓我們得到的時候，大家一道吃吧。』於是他們搬進二十隻

小燻牛和二十大斗烘麵包。』貪食者一個人就把牠吃完了。他說：『噓！美味的小東西呀！他們還可再給我們多點。』國王又囑他們對笨種說：『他們現在必須飲四十桶酒，每桶的量可容四十穀桶。』笨種的第一個同伴打聽到這個消息，就預先告他們了。笨種大驚，『我連一斗也喝不下去啊。』酒徒說：『不要怕，我能一飲而完的；在我看來還少得很呢。』他們倒出四十桶的酒；酒徒來了，頃刻間喝盡所有的酒；他一直喝到桶底的渣滓為止；說道：『噓！不過一點而已！我還想再喝多

些。』事畢，國王吩咐笨種預備結婚，先到浴室裏去洗個澡。這間浴室是熱鐵製成的，國王命手下將這浴室燒得熱之而又熱，使笨種可在轉瞬間悶死那邊。所以他們將浴室燒得非常沸熱。笨種自己去洗澡了，可是負着稻草的農夫隨在他的背後。『我要舖蓋地板呀，』他說。他們將兩人關在浴室裏；農夫撤開了稻草，溫度驟然變得很冷，笨種幾乎不能入浴，因為浴盆裏的水結成硬冰了。他爬上火爐，始得過度一夜。翌晨他們開起浴室，見笨種依然活着，安然無恙，睡在火爐上唱歌。他們便報告國

王。國王煩惱極了，他不知道如何去逃脫笨種。他想了又想，又命他用他的計劃領出全數的軍隊來。『這種普通的平民怎能組織全數的軍隊呢？』他想：『他自然辦不到的。』笨種聽了這話，一時令他咋舌。他說：『現在我要失敗了。你們救了我的患難已經不祇一次了，我的朋友們，但是現在的確處於危境了。』

『你是俊秀的少年人呀！』那個背柴的人道：『你莫非完全忘記了我嗎？』僕人進來告訴笨種國王的命令：『如果你要公主嫁給你做妻室的話，你

須在一個早晨內急調出所有的軍隊來。」

「可以的。但是若經過這次的成功，而他仍然拒絕，我必率全師征服王位，劫奪公主的。」半夜，笨種的同伴走進曠野，取出他的一捆柴把，開始向四處撤散。——剎那間無數的軍隊發現了，有馬隊，也有馬兵。早上國王看見了，恐怕他攻進來，即速將寶貴的飾物與衣服送給笨種，引他到皇宮裏和公主結婚。笨種便穿戴上這些寶貴的飾物，使他漂亮得難以言容。他站在國王面前，與公主結婚，領到很多的結婚禮物，他變得十分穎敏多智

了。國王和其他的大臣們非常寵愛他。公主和他樂
度一生，愛他像她眼中的蘋果。



長生不老的美麗公主

離我們很久以前，在某王國某疆域裏住有一位很著名的國王范天王。他有三個兒子：長兒叫作范敏鐵，次兒范西萊，三兒范亞白。三個兒子都長成了；年紀最少的也有十七歲，國王范天王自己已有

六十五歲了。有一回國王低頭沈思，望望他的兒子們，心裏便感到哀傷：『現在要知道！』他想到：『青春是人生最美的時代；你們是在上天的樂園裏生長着的；可是我呢，我覺得我的年紀漸漸兒老了，潛伏着的疾病都開始煩惱我，大千世界僅予我微小的樂處而已。嗣後將如何好？我那能避開老年時代呢？』他如此再三思索，想得睡着了。國王在夢裏現出一個幻像。在二十七里路遠的某處地方，第三十個王國裏，住着一位長生不老的美麗公主。她活了已經有三百餘年了；這位公主的枕頭底下保

藏着一瓶活水，誰喝了這水，便可立刻年輕了三十年。不久，國王醒後，便聚集他的孩子們和國內的賢人，對他們說：『我的賢人與聰明的議員們，解析我這個夢啊。我怎麼辦好，我那能發見這位公主呢？』賢人們默默無言，聰明的議員們摸摸他們的灰白的鬚鬚，向周圍望望，搔搔他們的頭，便這樣回答國王范天王：『啊，國王君主！我們眼中既未見過這種水，耳中也未聽得有這樣一位長生不老的美麗公主，至於如何去尋訪她，往那條路去覓得她，我們更不知道了。』但這三位王子聽了，同聲

懇求他們的父親道：『親愛的父王！爲我們祝福，差我們到天涯地角去，我們也許可以向人查問，因而自己獲得長生不老的美麗公主。』父親很同意，便給他們預備旅行的糧食，很憐惜地離開了他們，差他們去天涯地角。當大的兩位哥哥走出城外時，他們便向右邊轉灣，但是弟弟却向左。大的兩位哥哥自離家後祇走了一百里路，那時他們碰着一位老人，他問他們道：『青年人，你們往那裏去呀？你們的行旅很遠嗎？』——但王子仍答說：『滾開，老流氓！和你有何相干？』老人便不說什麼，往前

去了。王子們天天向前走着，走了一禮拜，他們到了一片曠野，看不見天地，沒有生物，也沒有人家；在曠野的最深遠處，他們又另碰着一位老人，甚至比前年紀更老。『祝你安好，好青年！』他對王子們道：『你們是遊覽，休息，還是探險嗎？』我們自然是探險些東西啊。我們是去尋長生不老的美麗公主和她的一瓶活水！——『不對，好青年們！』老年的陌生者道：『最好不要去輕試。』——『求你告訴我，爲何不可呢？』——『我要告訴你們，這條路有三支廣大的河橫着。這三條河上泊

着三艘渡船。在第一艘渡船裏，他們要割斷你的右臂，第二艘要割斷你的左臂，第三艘要割斷你的頭了！」弟兄們聽了老人的話，十分恐慌，他們的昏暈的頭垂倒堅硬的肩膀上，再三地思想着：「我們應該尊重父親的命令而不保留自己的頭嗎？回家平平安安生活着吧，當天朗氣清的日子，在海邊眺望眺望多麼舒適呀！」他們便轉身歸家；當他們走到近家還差一天的時候，他們便決意在空地上休息一會；於是用金色的篷柱張開幕帷，讓他們的馬放出吃草，互相談道：「我們在此地等弟弟，逍遙地玩

着吧。」

可是亞白已往別條很遠的路去旅行了。他在那邊碰着他們弟兄所遭遇的同樣的一位老人，並且問他同樣的話：「青年人，你往那裏去呀？你的行旅遠嗎？」皇子亞白答道：「你有什麼用意？我不要對你講任何別的話！」但事後，當他走得稍遠的時候，他回憶到他對老人講的話。「我爲何要無禮的

回答老人呢？老人是有豐富的經驗的呀！也許他可以好好地勸告我。」所以拉轉他的馬，追到了老人，說道：「恕我，我的叔父！我未曾聽清楚你對

我講什麼呢。——我問你，你的行旅的路遠否？
——「啊，我的叔父，我是去尋一位長生不老的
美麗公主。她的芳齡已有三百多歲了。我的家父國
王要我去取她的活水。」——「好，」老人道：「
好青年，你既這樣知禮答覆我，我便可將要走的路
徑告訴你了。可是你不能騎匹尋常的馬去那邊的。
——」「那麼我往何處去找非這匹常的馬呢？」——
——「我告訴你，回到家裏去，囑你的馬夫將你父母
所有的馬趕到海上來，那一匹離開了羣，昂着頭直
往海上而去，開始喝水，直等大海激起波浪者——」

就拉住牠騎上去。』——『謝謝你的好意，我的叔父。』王子照老人所吩咐的做去。他從他父親的馬中選出一匹強健的戰馬，全夜看守着牠，待黎明時，他走出騎上去了，那匹馬用人的口音對他道：『王子亞白，下馬！我要打你三次，給你成功英雄的肌肉。』於是牠打了他三次。王子亞白騎上馬，穿上武士的盔甲，取出他父親皇宮中兵工廠裏的舊時英雄所用的刀，遂出發他的探險。走了一天一夜，一月，二月，三月，最後到了一個水沒馬膝，草掩人胸的地方，這位青年什麼也沒得吃。在這片

曠野中間，亞白找到一間破茅屋；這所破茅屋是個女巫所造的，她躺着，伸着她的兩腿。

王子亞白走進茅屋喊道：『祝你安好，祖母！』——祝你安好，王子亞白；你是來休息的嗎，還是來領教的？』——『我是來領教的，祖母，我要去二十七里遠的一個王國的地方，尋長生不老的美麗公主。我爲我父母國皇去取她的活水。』女巫答道：『雖說我見聞甚廣，但我從未去過。』——『何以呢？』——『因爲那邊有三艘渡船；在第一艘中他們要割斷你的右手，第二艘要割斷你的左手，

第三艘要割斷你的頭了。」——「啊，祖母，一個頭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呢。我一定要去——上天定能助我的！」——「唉，王子亞白！最好是回頭；你依舊還年輕柔弱，你從未經過危險的境地，你從未當過極大的恐怖。」——「不，祖母！一個人要有毅力，要有勇敢冒險的精神才好啊！」因此他離了女巫，往遠處去，最後他到了第一艘渡船，他望見所有的船夫都倒下睡着。王子亞白站在岸上想道：「如果我喊得輕，他們一定不會聽見，喊得重，他們忽然驚醒，渡船是要被我傾覆的。」所以

他半輕不重的喊了一聲，不久他們都從微睡中起來划他過河。「朋友們，船費要多少？」亞白問。——「船費有什麼用？將你的右臂給我！」船夫同聲喝道。——「不能的！我的手臂我自己要的！」王子呼道。他抽出他的大刀左右劈殺，直待船夫們半死爲止，他纔往遠處去。照這樣的方法他連渡過其餘的兩船。最後他到了二十七里路遠的一個王國。在邊界上站着一個野人，他的軀幹彷彿是森林中的樹木，肥胖得像一堆草墩；他站着，手上執了一株橡樹。巨人對王子道：「啊，爬蟲，你往何處去？」

『——我到長生不老的美麗公主的王國去，爲我父親國王取她的活水。』——『什麼，你這侏儒！我在此地保守她的王國有幾百多年了。我會親見過不少英雄——不像你這樣的小子，他們一到此地，都在我手上結果了，他們的骨頭盡堆在那邊。你呢，不過一隻小爬蟲而已！』王子知道不能戰勝巨人，硬拉轉他的馬在一旁。他往前走，走進了一簇叢林，直待到了一間茅屋，茅屋內坐着一位年紀很老很老的婦人。當她見了這位好青年的時候，她就呼道：『祝你安好，王子亞白，上天爲何差你到這

塊來的呀?!」王子告訴了她一切的秘密。老婦人可憐了他，從她爐中取出一株有魔法的毒草與一個小球。「到曠野裏去，」她說：「放起火來，把這株有魔法的毒草投進去。但是，現在要記牢我的說話；站在毒草的後面，切勿讓火燄吹着你。這種毒風能使巨人入睡的；等他睡着時，你就去割下他的頭，然後滾下你手中的球，跟着牠所滾的地方走去。這個球可領你到長生不老的美麗公主所管轄的重要地方。公主九天都在那邊走的，但到第十天她便要休息，到寓所裏去睡了。但你切不可從門外走

進，須用全力逾牆而過，不要觸着牆上的綫，不然全國便要驚動起來，你不能逃生的。當你既跳過牆，可直向宮中走去，走進私室的後門，很輕輕的開起門，從公主的枕套下抽取活水的瓶。取了活水以後即速跑回，千萬不要以爲公主的美麗而略賜以秋波，否則，你便要大大的不幸了。好青年，記牢吧！」王子謝了老婦人，便照她所吩咐的做去。他放起火，不久就投進毒草，那煙霧向管門的野人吹去；巨人的眼睛有些模糊了，他於是就張口伸腰，倒在濕地上極疲倦的睡着了。亞白割下他的頭，滾

下球往前直去。他走了很遠，才見金色的皇宮在綠林中閃爍發光。忽然間有一把沙從皇宮內撒出到路上，刀槍與盔甲在沙中隱約可見，樂聲鏗鏘，彷彿是大隊的軍馬過境一樣。球則讓在一邊；王子也轉了身，隨牠行走。踏入矮的樹林，把他的馬放在草地上。在矮的叢林中，他望見公主向前而來，與她的武士們在青草地上散步。她的列隊儘是少女，個個都是愈看愈美的。但是她們中最美麗的要算可愛的公主了。她在草地上撤開帳幕，和她的少女們娛樂了九天，作潛水鳥的遊戲。可是王子却像一隻餓

狼，在蔽陰的地方注視公主；釘牢着她，似乎不能滿足他的慾望。最後，到了第十日，當大家在公主的黃金的皇宮內睡着的時候，他便用力策馬前進，跨過了牆，走入貴婦人的花園，把他的馬縛在木柱上，隱藏地像賊一樣偷入皇宮，用她的美麗的鑰匙轉了一下，踏進她的私室，到了她的溫柔的床邊，上面睡着的便是長住不老的美麗公主，不醒的，像神一樣的睡着，王子從她的枕套底下抽出活水的瓶，正欲即速奔逃，但這位青年有很大的野心，傾斜到公主頭邊，連連在她的芳脣上接了三個吻，他

覺得比蜜糖還要甜美。他走去她的私室，騎上馬背，跳過了牆，那時她被牠吻醒了。公主跳上牠的神速的牝馬，趕緊的在亞白背後追隨着。王子驅策他的良馬，拉緊着絲韁，用鞭急打牠的腰邊。馬又用人的口聲對他說：王子亞白，你爲何要鞭我呢？無論是空中的飛鳥，林間的猛獸也難以逃避了這匹牝馬的。牠跑得連地球也震動起來，牠神速地從這邊岸上跳過那邊的河，小山溪谷都在牠腳底下消失了！當說話尙未說完時，公主就追及了王子，用她的指揮刀打他，一直刺進他的胸內。王子亞白便從

馬上跌下仆倒濕地上；他的眼睛閉着，鮮血流着。公主瞅了他一眼，心中大大地哀傷起來；她從未在這大千世界上看見過像這樣的英俊的少年，於是她把她的雪白的玉手放到他的傷痕上，用她的瓶中的活水洗乾淨，剎那間傷處治愈了，王子依然無恙的站起來——「你願當我爲妻的嗎？公主問。——」「我願的，公主！」王子答。——「那麼回到你的王國去，如果你在三年的內沒有忘記我，我就作你的妻子，你就當我的丈夫。於是那被命數所定的新娘離開了新郎，各人走不同的路了。亞白走了很久，看

見不少東西，最後他到了山上的一個帳幕裏，那篷柱是金色的，帳幕的旁邊剩着兩匹好馬，牠們喂着夏天的白麥，喝着甜美的蜜水；帳幕的裏面倒着他兩位哥哥，吃着，喝着，用各種消遣的方法去娛樂他們自己。兩位哥哥便問他們的小弟道：『你爲父親取得活水嗎？』——『我已經取得了！』亞白簡畧的回答了一句，因爲他時常都說真話的。大的兩位哥哥便宴請他，使他喝酒，抽出他胸中活水的瓶，拋他在絕壁底下。王子亞白滾了又滾，最後滾到地下的王國。他想到：『現在我是陷於不可收拾

的危境了！我從此找不到出路了！」所以他在地下的王國行走着。他走了又走，一直走到近黃昏的時分；最後他到了個不像沙漠的地方，海邊兀立着一所像城市的礮台，一間像公館的茅屋。亞白倉忙地踏進馬房，從馬房中他走進茅屋，祈禱上天給他一夜的休息。但茅屋中坐有一位老婦人——很老很老的婦人；頭髮斑白，額上露出繻紋。「好青年，歡迎，你可以住在此地的；但告訴我，你怎麼能到這塊來的呢？」——「祖母，你是老年人呀，可是這樣問我未免有些不聰敏。你先應該給我吃點，喝

點，讓我睡一息，然後再來問我的行程。」老婦人照他所說的去辦了，於是重再問他。王子對她說：「我會去過第二十七里路遠的一個王國，做過長生不老的美麗公主的客人，現在我回到我的父親國王范天王處，然而我迷路了。你能將回家的路指示我嗎？」——「王子，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我住此地已經有大半世了，我從聽過國王范天王的名字。現在平安去睡吧，明天我帶我所有的使者來，也許有一個人會知道的。」次日皇子很早起來盥洗手臉，和老婦人走上洋樓，她用尖銳的呼聲喊道：「屢，

「噫，你們這般海中游泳的魚，陸上爬行的蟲，我的忠心的僕人們，大家都聚到此地來吧！」剎那間綠海的水變成混亂，羣魚畢集，大小俱備，爬虫們亦應命而至；牠們都從深水裏爬到岸上。「你們當心有誰知道世界上住有一位名叫范天王的國王，如何從此地去他的王國嗎？」魚與爬蟲們異口同聲道：「我們眼睛從未見過，耳朵從未聽過。」於是老婦人轉身狂喊道：「噫，你們這般林中的走獸，空中的飛鳥，我的信任的僕人們，你們大家都飛跑到此地來吧！」旋則林中的野獸隊隊向前跑近，空中的

飛鳥羣羣翱翔而來，老婦人便開始問他們關於范天王國王的事；牠們又是異口同聲的答老婦人說：『我們眼睛從未見過，耳朵從未聽過。』——『唉，王子，我們沒有別人可問了，所有的人統統問過了。他們將要重走進茅屋的時候，天空中有種尖銳的呼號的叫聲，一隻名叫鷓鴣的鳥，從遠處飛來了；牠用翅膀遮住陽光，瞄視着近茅屋的地上。』『你到那兒去了，爲何來得這樣遲？』老婦人驚呼道。『我在天涯地角的范天王王國裏飛得很長久了。』——『噯，你還是我所需要的人；現在給我

一種真實勇敢的服務；背王子亞白到那裏去。」——「我很歡喜背他去的，但是我要你給我所有的糧食；因為飛到那邊要三年呢。」——「任你盡量取吧。」老婦人於是便爲王子預備旅行的糧食。她給鷓鴣鳥掛上一大桶水，上面放只盛滿牛肉的柳條籃，並給王子一條鐵棒。「注意，」她道：「當你騎上鷓鴣鳥，如牠轉身向你看的時候，卽速將你的鐵棒插到籃裏去黏一片牛肉給牠。」王子對老婦人說了「謝謝你」一聲，便坐在鳥背上了。霎時間牠從他的背上站了起來，像旋風般的高舉起他。牠飛

了又飛，飛得很久了，便往四面望望王子，他於是用鐵棒飼牠一片牛肉。最後亞白見籃中的牛肉將吃空了，他就對鷓鴣鳥說：『現在要知道，你這鷓鴣鳥！你祇剩得一點糧食了；落到潮濕的地上去，讓我再爲你盛一籃各種的肉。』可是鷓鴣鳥答道：『你發瘋嗎，王子？我們的底下是深黑且恐怖，污穢且卑濕的地方；如果我落到底下去的話，那麼你與我永遠直待世界的末日也不能再走出了。』現在王子已爲鳥分配好籃中的肉與桶中的水；可是鷓鴣鳥老是回轉頭來討東西吃。怎麼辦好呢？王子亞白割

下他的小腿，插在鐵棒上給鷓鴣鳥吃。牠吞了下去，降王子到一片綠草如茵，鮮花燦爛的草原上。當亞白降到地上的時候，鷓鴣鳥重新吐出他的小腿，接縛在原有的傷處，用她的津沫濕潤了一會，王子仍依舊強壯無恙了。他到了他父親——國王范天王——京城裏，見城內有些不太平的景像。大隊人民絡繹不絕彷徨街道。國王的有機智的議員們無目的的遊移城內，查問他們所遭過的人們，搖幌着他們白髮的頭，似乎失去了心術一般。王子於是問他所碰到的人道：「城內這樣混亂是什麼意思呀？」

「好百姓們答他說：『長生不老的美麗公主東渡來攻擊我們的王國了；她帶了無數的軍馬與四十艘船，要求國王降服他的兒子亞白；——曾在三年前吻過她的嘴唇，感到比蜜糖更甘美的王子亞白——如果我們不降服他，她要完全毀滅我們的王國於兵火之下了。』——『慶，我真來得湊巧了，我願這位公主要求我的一切。』他即刻就走上公主的船，於是兩人互相擁抱着，在大禮拜堂結婚，帶上王冠了。事後他們去國王范天王處告訴他一切。范天王便從宮內逐出他的兩個兒子，取消了他們的遺產，與他的幼子快樂地，富庶地過度一生。

趙高的二個兒子

從前在某王國裏住有一個農夫。當軍士服役期臨到的時候，他們就招他去當個兵士；所以他離開了他的妻子。在臨別時他對她道：『我的妻，你聽着，要忠寔地度日；不要欺侮好人；保守我們這間

小茅屋，謹慎的處理家務，等着我們歸家。如果上天能予我許願，我當在職滿時回來的。這兒是五十塊錢！——不管你生下來的是男孩或是女孩；把這批款子積蓄着直等他或她長大時爲止。如果生下來的是女的，就給她嫁個丈夫，否則若是男的，這點錢於他是無濟於事的。」他說了以後，便離開了他的女人，到被人所吩咐的戰場上去了。三個月忽忽地過去，他的女人生了一對學生子，她就稱大的一個爲趙大，小的一個爲趙二。這兩個兒子長得很快，他們彷彿是麥粉和以酒母的高大的發育起來。

當他們到了十歲的時候，他們的母親，就予以教訓了。他們不久就能識字，貴族的兒子和商人的兒子都難以及得到他們。誰也不能像他們一樣讀得響，寫得好，回答得對。趙高的兩個兒子就這樣的長大起來，他們問母親道：『親愛的母親！我們的爸爸曾留給我們多少錢嗎？倘使有的，給我們些，我們各人平均拿錢去買一匹好馬。』他們的母親給他們五十塊錢，每人二十五元，對他們說：『聽啊，小孩子，你們到鎮上去，對你們所遇着人向他鞠個躬。』——『好，親愛的母親。』

所以兩弟兄急急的到鎮上去，走到馬市上去。在馬市上有許多馬，然而他們兩兄弟以爲不算什麼好馬。所以一個兄弟向別個說道：『讓我們到別個地方去，看，那邊有許多人聚在一塊啊。一定發生什麼奇事了。』他們挨進了人羣；在那邊看見兩匹用鐵夾板夾着牝馬縛在很牢固的橡樹製的木柱上；一匹夾有六塊夾板，還有一匹夾着十二塊夾板。這兩匹馬拖曳牠們的鏈條，細咬牠們的馬勒，用牠們的蹄挖地。沒有人敢走近牠們。『你這兩匹馬什麼價錢？』趙高的兩個兒子問主人道。『不要在此地

估價，朋友！——這種馬不是你們所需要的啊。不要再問吧！」——「你何以知道我是怎樣的人？或許我要買牠們，但先讓我看牠們的牙齒。」馬商笑道：「考察考察牠們的頭也就够了！」於是兄弟中一個走近用六塊夾板夾着的一匹馬，還有一個走近用十二塊夾板夾着的。他們試欲看看馬的牙齒。但怎麼能够呢？那兩匹馬擎起牠們的後脚升上空。於是兩個弟兄便用膝踢到他們的胸間，縛在馬身上的鏈條折斷了，牠們跳起三丈多高，用力將腿落到地上。「哼，」弟兄們呼道：「不算什麼出色

的東西。像這種馬送我也不要。」——「啊！」大衆喊道，不勝的駭異着。「他們是何等強壯而有膽量的英雄呀！」馬商幾乎要哭出來了。這兩匹牝馬在全鎮中奔跑，而且逃到荒野中的大草原上；沒有人敢走近牠們，沒有人知道如何擒牠們。趙高的兩個兒子對於馬商很覺得抱歉。他們走進浩廣的草原，用尖銳的聲音呼號着，那兩匹牝馬跑轉來了，而且不動地站在原地方。旋即好青年們加上牠們的鏈條，緊緊地縛牠們在橡樹製的木柱上。事畢他們回家了。在半途中他們遇見一位鬚髮斑白的老人。

他們忘記母親所吩咐的事了，便不理他的往他的身邊走去。剎那間兄弟中有一個忽然記起道：『啊，弟兄，我們弄錯了！我們沒有向老人鞠躬；讓我們去追趕他，向他鞠個躬吧。』他們追在老人的背後，摘去他的小帽，很謙卑鞠了個躬，說道：『寬恕我，親愛的伯父。我們經過時沒有行禮呢。我們的母親很鄭重告訴我們，無論在路上遇見何人都要對他鞠躬的。』——『謝謝你，好青年！上天領你們往何處去呀？』——『我們到城裏去；想買匹好馬，但沒有一匹能中我們的意。』——『怎麼不』

能？現在假設我給你一匹小馬看看，如何？」——
「屢，伯父，那真是要多謝上天了！」——「好，
跟我來吧。」老人領他們到一座大山上，開起兩扇
門，引出兩匹很強壯的馬。「好青年，爲上天的名
義，取去這兩匹馬，牠們或許是有用的。」他們謝
了他，騎上了馬直往家中而去；到了天井，將馬縛
在木柱上走入茅屋。他們的母親便開始問道：「
哼，我的小孩子，你們各人會得着一匹馬嗎？」——
「我們放牠們在茅屋旁邊。」——「唉！我的小
孩子，去看看吧，不然是要被別人偷去的。」——「不

會的。母親，像這種馬別人是偷不去的。誰也不能領牠們，誰也不能近牠們！」母親出去望望馬，不禁嗚咽流淚道：「唉，我親受的孩子們，你們真是我所希望的啊！」

翌日兩個兒子要求他們的母親，讓他們到城裏去買一把刀。「去吧，我的孩子！」他們預備好了，走進鐵匠的家裏，對主人道：「給我們打兩把刀啊！」——「你們要刀已有現成的了，何須我再打呢？你要何種刀，自己去挑選吧。」——「不是，朋友，我們所要的是每把有四千斤重的刀。」

——「你們發瘋嗎？誰能舉起這樣重的鐵器呢？」
無論在何處你都尋不到這樣重的刀的。」兩兄弟沒
法可想，只有垂頭喪氣的走回家去。在半途中又遇
見那個從前的老人了。「好青年，祝你們安好！」
——「伯父，祝你安好！」——「你們從那裏來
呀？」——「從市鎮裏，從鐵匠家中來。我們要買
兩把鋼刀，可是却沒有能配我們手的力量。」——
「唉！假使我現在給你們一對刀看看，如何？」——
「屢，伯父，那我們真要多謝上天了！」老人領
他們到一座大山上，開起兩扇鐵門，取出一對堅銳

的刀。弟兄們領了刀，謝謝老人，心中感到異常快慰。他們到了家中，母親問他們道：『我的孩子，你們各人會得着一把刀嗎？』——『我們並沒有用錢去買，這不過是贈品而已。』——你們放在那裏啊？』——『我們放在茅屋旁邊。』——『留心，不要被人偷去。』——『不會的，母親，沒有人會偷去的，因為誰也舉不動呢。』母親出去望望刀。只見兩把重大堅銳的刀靠在牆上；甚至茅屋的重量也不能和牠們對比。老婦人嗚咽流淚道：『哼，我的親愛的，你們真是我所希望養大的孩子啊。』

次晨，趙高的兩個孩子執着鋼刀，騎上良馬，走進茅屋，祈禱上天，告別了他們的生母道：『親愛的母親，爲我們祝福吧，我們要去跋涉長途的旅行啊。』——『慈愛的母親爲你們祝福。爲上天的名義，就去見見世界。不要無故侮慢別人，不要隨從邪惡之途。』——『不要記掛，母親，我們的座右銘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於是好青年便騎上馬往前去了。他們所走的路究竟有多少長短，故事中即將說起了，但功績却不能立刻得到。最後他們到了一條十字街頭，那邊豎着兩塊石碑。一塊上

面寫道：『去右邊爲王，』還有一塊上面寫道：『去左邊者死亡。』弟兄們站在那邊誦讀題言，潛心思索：『我們往那條路走好呢？設若我們都往右邊行，那麼我們便不能因健強的氣力和少年的英勇而彼此得到十分的尊貴和榮耀了；然而却無誰願走左邊去死的。』這時弟對兄說道：『我比較你稍許勇敢些，讓我走點上去看看死亡能否臨到我。可是你則往那邊去，或許上天會給你做皇帝的。』於是他們彼此分手，各人交換一塊小布，發了誓，——大家各走其路，移石牌在途上，將他自己一切的事都

記在上面；每日早晨用他弟弟的小塊子布揩面，如果布上有了血，那表明他的弟弟已經死了。往右邊去的阿兄果然到了一個榮耀的王國。在這王國裏住有一位國王和他的妻子，他們還有一位很美麗的公主，她的芳名叫秀茵。國王重看趙高的兒子，愛他有武士的勇氣，毫不躊躇的將他的女兒嫁給他，稱他爲王子趙大，吩咐他管理全國。趙大於是十分快樂地生活着，親密的愛他的妻子，日以打獵爲消遣，樂度他的一生。

但是他的弟弟，走向左邊的，却日夜不停地走

着。走了三個月，他才覺得他自己置身於一無名王國的國都中央。在這王國裏頗有悲苦悽慘之象，屋上蓋着黑布，人民如在夢中的爬行着。趙二租了一間窮的老婦人的屋，便問他道：『告訴我罷，伯母，這王國裏的百姓何以充滿了憂傷，而各屋上都蓋上黑布啊？』——『唉，好青年！大難臨到我們了；每日從大海的白石岩中爬出一條生有十二個頭的火蛇，每次出來都吃人，這回臨到國皇的私宅了。他有三位可愛的公主；現在他們將年最小的護送到海邊去貢獻妖怪。』趙二聽了這種消息，便策

馬去大海的白石岩旁邊，在岸上見一可憐的公主縛着鐵鏈。她看了這位英雄，便對他道：『好青年，離開我吧，生有十二個頭的火蛇馬上就要來此地的；我固然要遭斃，你也難免於死亡，殘忍的火蛇是要吃你的啊！』——『不要怕，可愛的小姐，或許可以戰勝的。』趙二走近她，用他健強的手臂解開了鐵鏈，將牠打得像爛繩粉碎；於是在大石四邊燃起巨火，堆上拔起的橡樹與松柏的枝幹，積成一個大火堆，旋則再走近少女，側首在她的膝上，對她說：『我要去休息了，但你守望着海面，當黑

雲滿佈，暴風狂號，海中波濤怒吼飛濺的時候，你就喊醒我。」他說完就睡了，可愛的小姐守望着他，坐着遠眺海面。剎那間從地平線上湧起一朵黑雲，暴風狂號，海中的波濤怒吼飛濺；火蛇從大海前面來了，牠像山一樣高高的升起。公主試欲推醒趙二：再三的推動他，然而不中用，他終於沒有聽見；於是她嗚咽流淚了，她的淚水滴到他的頰上。這時英雄醒了，騎上了馬。良馬早已將牠的四蹄提起三尺高了。生有十二個頭的火蛇直衝近了他，嘴中吐出火；望着英雄呼道：「好青年，你來得多麼

奏巧啊！可是你的臨終期到了。對這大千世界說再會吧，快快睡在我的險要的地上！」——「你說謊呀，可咒詛的火蛇；速投降！」於是他們便動手一決雌雄了。趙二很純熟的，很堅定的揮舞他的刀，那刀變得沸熱，連他的手也扭不牢了，他喊公主道：「救救我，可愛的公主！脫下你的美麗的外服，浸在大海中，然後取起包上我的刀。」公主馬上將外衣脫下放在大海中浸濕，遞給少年。他包起他的刀，依舊與火蛇激戰着，然而他知道他不能用他的刀置火蛇於死地了，便從火堆中取出一株松柏

的火把，一直刺燒火蛇的眼睛，旋則他從容的剝下他的十二個頭，放牠們在石岩下，擎起他的屍身拋進海中去。於是速奔回家中，吃着，喝着，睡了三日三夜。

其時國王吩咐他的脚夫，對他說：『如果你能尋到的，便到海邊去把公主的骨頭收集攏來。』脚夫到了海邊，看見公主安全無恙。他給她放到車上，駕她到一簇可怕的叢林——駕她到很遠很遠的叢林中，從腰裏抽出他的刀，開始磨利着。『你幹什麼？公主問。』——『我磨利我的刀，我意思說

要親人，告訴你的父親。告訴你的父親，說火蛇是我殺死的，我才肯捨你的命。」他恐嚇着公主，她沒法，只得發誓照他的話去說了。這位公主是國王最歡喜的，當他聽得她依然活着無恙時，他要拿她去報賞脚夫，給他做妻室；這種風聲一時傳遍了全國。趙二聽得結婚的消息，便直趨皇宮去。歡宴正開始，賓客飲酒作樂，消遣自己。年紀最小的公主注意着趙二，看見他的刀上包着她的寶貴的外衣，隨時離開了她的席，握住他的手，呼道：「我的父王呀，看吧！此地這位是將我從殘毒的火蛇中救

出，使我倖免死亡的人呀！脚夫不過磨利他的刀，說道——『我要磨利起刀，意思說要殺你。』國王大怒，囑部下吊起脚夫，將公主給趙高的兒子——趙二，作他的新娘，羣衆於是大樂。少年夫婦同住一塊，他們的生活是很快活很順利的。

不久以後，這件事被趙高的另外的一個兒子——趙大知道了。

有一天，趙二去打獵了，他驚嚇了一匹飛跑的鹿。王子將身體伏在馬背上，策馬追逐着鹿。他奔走了好久，到了一場大草原，鹿即在他眼前消失

了。趙二望着牠，自想念道：『我走到那裏去了？』在草原中他看見一條小河在奔流，水中還游泳着兩隻白鵝。他瞄準了牠們，射死白鵝，從水中拖上來，放進他的背囊，重往遠行。走了好久，他看見一座用白石造成的皇宮，於是下了馬，往那個地方的房子去了。那座房子是空的，沒有一個生人住在裏面，只有一個房間內燃着火爐，那邊陳設六只盤子，桌子是排列好的；碟，玻璃杯，餐刀一切俱全。王子趙二從袋中取出他的鵝，燒好擺在盤子上，放上桌子預備吃了。忽然間，幾時我也不知

道，他的面前現出一個可愛的小姐，非常的可愛，連故事中所說的也不能及到她，連筆也描寫不出，她對他道：『王子趙二，給我一點飯菜。』——『可愛的小姐，你坐下和我一道吃吧！』——『我願和你坐在一起，但是我怕，因為你有匹怪馬。』——『不，可愛的小姐，你聽錯了，我的懂魔法的馬留在家裏，現在所騎的不過是尋常的馬而已。』可愛的小姐聽了這話不久，她的身子便慢慢地膨脹起來，直到變成一隻可怕的雌獅為止。張牙舞爪，吞食了王子趙二。她並非是尋常的女子，乃是被趙二

殺了的火蛇的姊姊。

其時趙高另外的一個兒子——趙大——正想着他的弟弟，從他袋中取出一塊頭巾，用牠來揩臉，看見全頭巾都染了血。他因此十分憂傷了。『爲何事嗎？』他呼道。他別了妻室與岳父，騎上勇敢的馬去尋他弟弟。他尋了遠遠近近，長長短短的，最後到了他的弟弟所住的地方。他曾打聽了許多消息，知道王子打獵失蹤了。——甚至連足跡也尋不到。趙大到同樣的路上去打獵，又遇見一隻飛奔的鹿。英雄在背後追牠。他到了一場大草原，鹿

即在眼前消失了。在大草原上他看見一條小河在奔流，水中還游泳着兩隻白鵝。趙大射中了鵝，攆牠們到白石宮的房內。房內一切皆空，只有一個房間燃着火爐，擺着六隻盤子。他煮熟了鵝，走到天井外邊，坐在階道上割下吃了。忽然間他的面前現出一位可愛的小姐，「給我一點飯菜，好青年，你爲何要坐在天井外面吃呀？」趙大答道：「房內覺得太悶，天井中要比較舒暢些。可愛的小姐和我坐在一塊吃吧！」——我很歡喜和你一起坐，然而我怕你的怪馬。」——「不要緊的，小姐，我只騎匹尋

常的小駒呢。」她信任了他，開始膨脹了，膨脹成一個可怕的雌獅，正欲併吞好青年的時候，他的懂魔法的馬用牠的壯健的四蹄，捉住她的全身。王子趙大拔出了快刀，大聲喊道：『止住！你這可咒詛的妖怪！你沒有吃了我的弟兄——王子趙二嗎，將他給還我，不然我要將你斬得粉碎的。』那紅色的雌獅依舊變成一位可愛的少女，開始懇求他道：『恕寬我，好青年，到那條長橈上去取兩只盛滿藥水和活水的玻璃瓶來，跟我到地窟底下，我可復活你的弟弟的。』

趙大隨着可愛的小姐，進地窟，見他的弟弟被撕得粉碎的躺著。他在他的弟弟的身上澆了藥了，那肌肉便重生上了。他澆了活水，他的弟弟站起說話了：『屢，我睡了多久了？』趙大答道：『我如不來，你便永遠睡着了。』於是弟兄們回到宮中大宴三日，各人互相離別了，王子趙二和他很美麗的公主秀茵住在王國，恩愛和睦，終生享福。可是趙大依舊回到他的妻子和岳父處，我正在路上碰着他，他曾和我飲酒娛樂了三天——這篇故事是他談給我聽的。



◁目總輯一第書叢小家作女▷

(編主聖希時)

選曲	選文	選詞	選詩	故事	話童	札	本劇	創	短	小	長
還魂記	女作家文選	女作家詞選	女作家詩選	結婚的故事	海鷗童話集	處女的煩惱	愛的犧牲	作篇碎音集	未婚妻的嫁後	說	篇
(一册三角)	(一册四角)	(一册四角)	(一册四角)	(一册四角)	(一册四角)	(一册四角)	(一册三角)	(二册四角)	(一册六角)	……	……
……	……	……	……	……	……	……	……	……	……	……	……
近賢女士	陳婉娥女士	孫佩蔭女士	童緞蘭女士	楊頌先女士	海鷗女士	海鷗女士	玉痕女士	韋月侶女士	章月侶女士	……	……

海鷗童話集

一册定價大洋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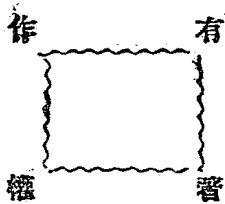
著者 海鷗

出版者 女作家小叢書社

發行者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一九三〇年二月出版



.81

5)